



渡口

渭河象一条灰黄的丝绦，从黄土高原软软地飘落下来。南岸是一家国营农场，河滩上有丰盛的蒿草，有一个公共车站，可直达古城。北岸是星罗棋布的乡村。村里人要过河割草，要进城采购、观光，而在城里吃公家饭的乡党回家抄近，都必走这儿过河。于是，这里就有了一条水路，一个不算真正渡口的渡口，一条四季漂泊于水面的平底船。

据说早几百年，或更早些，这里有过辉煌和繁荣，是一个商旅聚集的码头，南北交通要道，是咸阳古渡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传说，那个老佛爷慈禧从京城逃出，往咸阳去时，就是从这儿过河的。这只是人口流传，并无实

据。如今，这里只是一个没有固定码头的码头。春夏，河水胖了，胖到哪儿，哪儿就是岸，人就从哪儿上船。秋冬，山寒水瘦，河就变得象一个俏女子，任船在柔滑冷艳的胸上来回揉搓。河面就荡起浅浅的涟漪，浅浅的笑。

一群人过来，一群人过去。拽着黎明，驮着黄昏。男人、女人；年青的、苍老的，端庄俊秀的，丑陋萎琐的，都要从此岸渡到彼岸。生命匆匆，岁月匆匆，河水匆匆。先秦秦汉，上下五千年，多少壮伟的人事，都被无限广袤的时空淹没。只有船和桨永在。

前几年，过一人收一毛钱。忘了带钱，或不想掏的，摆渡的一笑：没事，上船吧！近

二年，过一人要收五毛。摆渡的浑身攒劲，把船撑得利刃一般风快，切割着清瘦瘦的河面。

一日傍晚，有老者走到河边。浑沌的目光，在不远处一段窄窄的河面上搜寻。那段水面，一到秋冬，水极浅，几块粗黑的石墩伸向河心。他年轻时提起裤腿，只需摸准石墩，就能走到对岸。然而，此时老人失望了。他没有发现那摆渡的在偷偷

窃笑哩！
“上船吧！”传来一声喊。喊声爆出冷冽的回音，惊得枯林里的家雀“轰”地一声飞炸，射向深远缥缈的天际。老人的目光，追随这群漫无目标散飞的小生命，在空廓的苍穹，划一道不定的弧……然后，他抬脚朝平底船走去……

夕阳，正从晚烟濛濛的地平线上消逝。留给渡口又一个缄默的夜……（题图林涛）



月朦朦

王亨

我心底的樱桃林

杨晓勇

在我的记忆里，沿着这条山路，拐进山坳，就是那片樱桃林。五月，是个樱桃泛红的季节。年年此时，这片樱桃林便渗出一抹青绿，吐出一簇簇的红。红色跃动着于峰林之间，仿佛点燃了无数颗颗彩灯。如今林不见了，他也不见了。张大福是我孩提时的朋友，尽管我们年龄悬殊甚大，可我们很要好，至今分已近二十年，却不知他的去处。那时他在警卫连当班长，樱桃林当时属他们这个班负责管理看守。有年泛红的五月，我和小伙伴们上山玩，见红灿灿的樱桃挂满了树枝，贪嘴再也无法控制，我们一群孩子纷纷爬上了树，谁知果子还未吃上，就当了一“俘虏”。他倒喜欢起我了，也许是几声甜甜的叔叔把他叫乐了吧。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两年后，他复员了，他不愿回那个很苦的老家，部队考虑他是个孤儿，又荣立过三等功，就把他安排在营房处当了正式职工。从此，他就常年栖居在樱桃林深处低矮的平房。他不甘寂寞，在房子周围围开了几片菜地，什么菜都有。每年他把收获的蔬菜全部送到警卫连炊事班，司务长要给他付钱，他让警卫连是他的老家。

本版编辑

叶广岑

至今无从查考它的出处，也许是他的随心所欲。我隐隐记得他常爱唱：“妹妹你在何方，相思之苦愁哥哥……”我问他为啥不回来看妹妹，他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我真傻。七〇年我参军了。如今我回来了，迫不及待地去找他，然而听人说他早在七一年那个樱桃满林的季节就走了。他在家乡找了一个比他大五岁的两个孩子，同她结了婚。那位寡母就是他日夜想念的妹子么？



家小红，啥时候到人家去，啥时候见她趴在桌上学习……”

我将水箱拉得山响，哗哗的水声淹没了妈妈的叨叨。小红是小红，我是我。

我蹲得腿麻了才站起身来回到我的房间。

“你光坐着干什么？”妈妈可真及时，我刚坐下她便推门进来。

我掂过书包，取出作文本摊开来。得先把作文做起，否则心中灵感如潮水在这个不愉快的气氛中非得退尽。

“怎么先做作文？收起来，先做数学。”

妈妈又总是这样武断，不考虑我的情绪与兴趣。“对数学很爱好的孩子才能考上大学，我是调查了多少个大学生的家长才这样讲的，他们都是那样，一回家先做数学，那样脑筋才灵活。”

别人的习惯在妈妈那儿成了真理。也真难为了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不愿让她再喋喋下去，便收起了作文本，拿出了数学书。妈妈高兴地拉上门出去了，我立刻将数学书推到了一边，又拿出作文本。对于妈妈我也不得不采取些战略战术，强攻硬守的反驳与辩白已不是办法了。

我瞪眼看着作文题《我》。《我》也看着

词，我当时唱了。那个孩子，同她结了婚。那位寡母就是他日夜想念的妹子么？

我隐隐记得他常爱唱：“妹妹你在何方，相思之苦愁哥哥……”我问他为啥不回来看妹妹，他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我真傻。七〇年我参军了。如今我回来了，迫不及待地去找他，然而听人说他早在七一年那个樱桃满林的季节就走了。他在家乡找了一个比他大五岁的两个孩子，同她结了婚。那位寡母就是他日夜想念的妹子么？

我掂过书包，取出作文本摊开来。得先把作文做起，否则心中灵感如潮水在这个不愉快的气氛中非得退尽。

“怎么先做作文？收起来，先做数学。”

妈妈又总是这样武断，不考虑我的情绪与兴趣。“对数学很爱好的孩子才能考上大学，我是调查了多少个大学生的家长才这样讲的，他们都是那样，一回家先做数学，那样脑筋才灵活。”

别人的习惯在妈妈那儿成了真理。也真难为了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不愿让她再喋喋下去，便收起了作文本，拿出了数学书。妈妈高兴地拉上门出去了，我立刻将数学书推到了一边，又拿出作文本。对于妈妈我也不得不采取些战略战术，强攻硬守的反驳与辩白已不是办法了。

我瞪眼看着作文题《我》。《我》也看着

词，我当时唱了。那个孩子，同她结了婚。那位寡母就是他日夜想念的妹子么？

我瞪眼看着作文题《我》。《我》也看着

绝招是克敌制胜的一种非常手段。

动物的绝招很有趣。笔者童年，曾用装置机关的铁丝笼关住一只黄鼠狼，见它伸腿就倒一动不动，已经饿死了，即打开笼门捉将出来，放在鸡群中展览。正当鸡们侧头瞪眼发出惊愕的叫声时，突然，黄鼠狼翻身跃起，闪电般咬住一只小鸡的咽喉，飞窜墙头，旋即不见。“死里逃生”、“顺手牵羊”这两招真绝。

人的绝招，更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有武招，也有文招。这“武”招，常见于生活中用来制住对方，得到个人所求。据报载：某女星出国，到美国驻华使馆办签证时，在“移民嫌

疑”这一关不顺，主办人要盖“拒签”章。女星先是哀求，后是大哭，也无济于事。接着施展绝招：“不给签证我就死在这里！”径直向主办人办公桌上撞去（被人拦住）。主办人擦擦头上冷汗，在女星那护照上签了字。女星哈哈大笑，又蹦又跳：“我出国了！我出国了！”

绝招，绝在针对要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时也反其道而行，即出其“有意”，攻其

「绝招」杂谈

李建民

能是冷而静，祛热，降压，亮眼，灵耳。有意服用，长备不懈，“突袭”之类的绝招就不得逞。之二，“虎骨熊胆膏”，贴在腰部，能使脊梁骨硬邦邦，足以抵挡专攻“软骨”之绝招。之三：“冬眠灵”，当口角流涎，神魂颠倒，手心发痒的顽症发作时，适量服之，闭后门谢客，修心养性，则“送货上门”的绝招就不灵了。

绝招不绝，事在人为！

大我与小我（散文）

王坤

我甩着书包，跳着通过建筑工地石灰坑上架着的独木桥，心里感觉很好。今天老师留了篇题为《我》的作文。我，伟大的我，被社会承认的十四岁的我……灵感撞击着思维，我心中的草稿在一层层升华……

进家门，就见妈妈那不信任的目光在我脸上审视，我立即对抗性地掉过头去。不知从哪天开始，妈妈发生了变化，变得处处对我认真起来，我的一句话，一个行为她要分析一番，有时还请教别人，使得我难于与她深谈，继而她那令人哭笑不得的疑虑和朝着她想象方向发展的误解又使我反感。我们之间出现了隔膜，她那双眼睛也变得象警惕性极高的鹰目，老盯着我，还总说我现在变得不象个样子。

“放下书包又想出去玩。”妈妈总是那么肯定自己的臆想和判断。

我故意将书包重重地摔在床上，转身进了厕所。

妈妈叹了口气进了厨房，还不时地探出头来。我又故意着不起来。

“是在拉井绳呀不是掉进池子里了？一蹲就这么长时间，就是不想学习。”妈妈终于叨叨起来，

“你看人

竹兰图 胡义明

我瞪眼看着作文题《我》。《我》也看着

我瞪眼看着作文题《我》。《我》也看着

国家银质奖

山水电视机 RUYI TV

国营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马新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30